

広島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Hiroshima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itle	“#”与“路”：#迅#文《#生#》与#作《#客》中的#力与意志
Author(s)	WANG, Mingrui
Citation	Hiroshim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 19 : 9 - 15
Issue Date	2024-03-31
DOI	
Self DOI	
URL	https://ir.lib.hiroshima-u.ac.jp/00055630
Right	
Relation	



“门”与“路”

——鲁迅译文《罗生门》与创作《过客》中的权力与意志

王明睿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Abstract: Based on 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power and will, this article takes gate and road as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of power and will, and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power change and will dilemma in Lu Xuns translation of Rashomon and creation of The Passer-By.. Firstly, it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masterless servant in Rashomon. Secondly, it explores whether the out-of-the-gate power level can be achieved by the passer in The Passer-By.. Then, setting aside the names of the passer, the old man, and the little girl, it discusses their essential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power, will, *The Passer-By*, *Rashomon*, gate, road.

一、“权力”之“门”

尼采的哲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中的“魔鬼”，他的《权力意志》一书的副标题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这样魔鬼式的人物也颇得鲁迅的注目，鲁迅曾经购置了德文版、日文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为此书作序，并用文言译出三节。“《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到了1920年左右，他还把那第一篇译出，发表在《新潮》杂志上面”，由此可见鲁迅对尼采的欣赏，他与尼采之间有着诸多可对话之处，不仅限于鲁迅作品中对权力的犹疑和对意志的抗拒，也在于鲁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从文学理论上来看，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就是受到了尼采影响著作。从文学创作上来看，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鼻子》中也表达出了尼采式的疑问和诡异。芥川龙之介在自传性遗稿《一个傻瓜的一生》中写道：“天色渐暮，但他依然专心致志地看着书脊上的文字。排列在书架上的，与其说是书籍，不如说是世纪末本身。尼采、魏尔伦、龚古尔兄弟、豪普特曼、福楼拜……”，尼采颠覆性的哲学阐释和世纪末的气质与芥川龙之介在文学创作上遥相呼应。鲁迅、尼采和芥川龙之介三人，虽然独立于各自的时空背景，但是在权力与意志的层面，却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进行对话。

鲁迅在芥川龙之介的介绍中写道：“‘田中纯评论他说：‘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实施便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成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也就是说，鲁迅认为《罗生门》中家将的性格、感觉、心情才是解读的重点。《罗生门》中一开篇就写道：“宽广的门地下，除了这男子以外，再没有别的谁。只在朱漆剥落的大的圆柱上，停着一匹的蟋蟀。这罗生门，既然在这朱雀大路上，则这男子之外，总该还有两三个避雨的市女和揉乌帽子的。然而除了这男子，却再没有别的谁。”此时家将孤身伫立在罗生门下，仿佛天地之间只有他自己，这是极具象征意味的一幕。因为家将的内心也徘徊在自身合理性的边缘，他被主人家遣散，要在“武士身份”与“强盗”之间做选择。于是，“武士身份”与“强盗”就形成了一种投射关系，只有在“饿死”的看待中，武士身份才显得那么沉重，十分勉强地“指向”做强盗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妪的出现也只

不过给了家将一个意志投射的“对境”，在“意志的罗生门”下，自始至终都只有家将自己。《过客》也是一篇以感觉和情绪为核心的作品，过客忘记了一切的出走可以视为“逃避意志对境”的尝试。与《罗生门》相比，《过客》似乎更倾向于对权力层面的表达，过客不但没有身份对境，也没有生存对境，他向往的是一种“忘记出走的出走”，是单极的“权力出走”，而不是权力与意志之间的相互转化。《罗生门》则是以家将的“感觉”为基础，侧重表现家将心理权力与意志的变化过程。

首先来看《罗生门》中家将“犹疑的心理”的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权力阶段，即进入善恶的合理性判断之前的阶段。“进入意识的一切东西不外乎是一个链条的最后环节，是一个结束，一个思想或许径直是另一个思想的原因，这一点完全是表面上的。真正结合起来的事件在我们的意识下面（自行）发生：情感、思想等等前后相继的出现秩序乃是真正的事件征兆！——在每个思想下面都隐藏着一种情绪。每一个思想、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意志都不是从某种特定的欲望中产生的，而毋宁说都是一个总体状态，是全部意识的整个表层，是从对所有对于我们具有构建作用的欲望的瞬间权力固定中产生的——也就是说，都是从正好占着上风的欲望以及服从于它的或者与它相抵触的欲望的瞬间权力固定中产生出来的。下一个思想则是一个标志，标明总体的权力形势在此间如何发生了变化。”，尼采所说的“瞬间权利”是还不具有任何性质的情感状态，这个状态混沌而有力，但是瞬间就会被意志遮蔽。意志产生行动的力量，迫使一个事件从开始走向结束，但是权力本身并不是意志的起点，权力是一种普遍、同一、混沌的情绪。

《罗生门》中“从申末下开首的雨，到酉时还没有停止的模样。这时候，家将首先想着那明天的活计怎么办——说起来，便是抱着对于没办法的事，要想怎样办的一种毫无把握的思想，一面又并不听而自听着那从先前便打着朱雀大路的雨声。”这是家将还没有想到做强盗之前的一个“瞬间权力”，离开了原来的生存环境，面对要活下去的欲望，经过几番思想的徘徊，家将一方面肯定了不拣手段活下去的打算，但是另一方面“家将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拣手段这一节了，但对于因为要这‘则’有着落，自然而然的接上来的‘只能做强盗’这一节，却还没有足以积极的肯定的勇气。”，家将做强盗的“则”没有“着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以往的“武士经验”让他困于突破自身的合理性范畴；二是因为此时的“着落”没有实施的“对境”，所以这种不安与百无聊赖的情绪只能逼仄的“回向”自身中去。这样的“回向”是权力的性质之一。海德格尔认为“权力”的本质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十分宽泛而本质的看，什么叫永恒轮回呢？永恒并不是一个停滞的现在（Jetzt），也不是一个无限地展开的现在序列，而是返回到自身中的现在——如果它不是时间的隐蔽本质又是什么呢？”，“相同者”也就是“瞬间权力”，它没有展开的性质，但是它也不是静止的，它有着强烈的生长力，但是没有固定的方向，同时具有转向自身的性质，它处于“生成世界向向存在世界的极度接近”的空间中。它可以支配家将，让他不能再想到“饿死”和“做强盗”的事，但是这样的情绪状态在家将作这个个体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意志的出现与遮蔽让他自以为是从权力的“生成”走向意志的“存在”。《过客》中“过客的出走”则是鲁迅有意维持“权力永恒生成”，过客拒绝意志的存在，也是拒绝“成为”任何人。虽然这其中也必然伴随着悖论和风险，但是这已然是一种颠覆性的尝试。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提到：“一切都是斗争——一切发生事件皆是斗争——都需要延续。我们所谓的‘原因’和‘结果’放过了斗争，因而并不与事件相符合，一贯的做法是肯定原因和结果中的时间。”家将起初看到老嫗拔死人的头发时，“家将被六分恐怖和四分好奇心所动了，几于暂时忘却了呼吸”，“恐怖”与“好奇”的发生和消失就在这忘却呼吸的时段中。首先来看“恐怖”，“害

怕也并非先确定有一种临近前来的东西，害怕先就在这种东西的可怕性中揭示这种东西，怕而后才可以一面害怕一面明确观望可怕的东西，把它‘弄明白’。”家将是在这段时间之后才觉得“‘毛戴’起来了”，这就是“恐惧”之后的巡视。再来看“好奇”，“自由空闲的操劳于看，却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着所见之物的存在，而仅止为了看。它贪新惊奇，仅止为了从这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新奇上去。这种看之操心不是为了把捉，不是为了有所知的在真相中存在，而只是为了能放纵自己于世界。所以，好奇的特征恰恰是不逗留于切近的事物。所以，好奇也不寻求闲暇以便有所逗留考察，而是通过不断翻新的东西、通过照面者的变异寻求着不安和激动。好奇不肯逗留而操劳于不断涣散的可能性。”随着老嫗将“那头发一根一根的拔了下来时，家将的心里，恐怖也一点一点的消去了。而且同时，对于这老嫗的憎恶，也渐渐发动了。”好奇、恐惧有着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各自都拥有流逝的时间，也有着自已回归自身的性质，但是“恐惧”和“好奇”在阅读的流逝中被误认为前因，能够引起“憎恶”，“做强盗”自然而然的成了“憎恶”的后果，但是家将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憎恶。“恐惧”属于“瞬间权力”，虽然强大旺盛，但是它还是要回归到自身中去。家将不是因为看到了使他恐惧的一幕才憎恶老嫗。好奇、恐惧、憎恶都只是情感状态，他们都涣散于自身的操心中。让家将真正找到“合理性落脚点”的是他所见到的“恶”，“不，说是‘对于这老嫗’或者有些语病；倒不如说，对于一切恶的反感，一点一点的强盛起来了。这时候，倘有人向了这家将，提出这人先前在门下面所想的‘饿死还是做强盗呢’这一个问题来，大约这家将是，便毫无留恋，拣了饿死的了。这人的恶恶之心，宛如那老嫗插在楼板缝中的松明一般，蓬蓬勃勃的燃烧上来，已经到了如此。”。在没有老嫗这个“恶的参照系”之前，家将对于自身是彷徨的，对“做强盗”对善恶判定也十分模糊。他彼时的“瞬间权力”虽然强烈，但是浑浊。瞬间权力没有行动和决定的力量，它的存在只是给意志的引发提供了必要的情绪基础，意志才是真正的实施者。所以，接下来就要分析权力被意志遮蔽之后的情形。

第二个部分：权力被意志遮蔽的阶段，看到了拔死人头发的老嫗，这给了他“实施正义”的对境和条件，瞬间权力被意志遮蔽，“那老嫗为什么拔死人的头发，在家将自然是不知道的。所以照‘合理的’说，是善是恶，也还没有知道应该属于那一面。但由家将看来，在这阴雨的夜间，在这罗生门的上面拔取死人的头发，即此便已经是无可宽恕的恶。不消说，自己先前想做强盗的事，在家将自然也早已经忘却了。”，先前自己要不要做强盗的考量，发生在瞬间权力的旺盛阶段，此时已经被“正义”的意志遮蔽了。“拔死人头发”是恶的条件，老嫗的存在是恶的对境。“无可宽恕的恶”就是家将“正义”行为的支撑和动力。当然，意志的存在也是短暂的，它会因为对境的改变而改变，当对境的存在减弱时，权力就又会显现出来一些，所以家将意识到老嫗的生死“已经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的支配，而且这意志，将先前那炙烈的憎恶之心，又早在什么时候冷却了。剩了下来的，只是成就了一件事业时候的，安稳的得意和满足。”支配家将的“憎恶意志”在与对境的消磨中也逐渐涣散。如果说权力的旺盛诱发着意志，那么家将在无处可去、无可奈何的情境下就必须要有行动，来释放此时的权力对它的压迫。那么，家将的满足就感源于“实施正义”本身这个行为的完成，而不是因为他审判了老嫗的恶。“无论是在自在之物之间，还是在现象之间，都不可能有什么因果关系：这就表明，在一种相信自在之物和现象的哲学范围内，‘原因与结果’概念是不可用的。”因为在这个层面上，原因和结果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当得知老嫗拔头发是为了做假发时，家将对如何平凡的答案失望了，作为意志的对境的老嫗发生了“合理性”转变——“为了生存的恶是不是恶”的提出，让家将不得不面对自身合理性被颠覆的风险。所以为了使自己合理性仍然成立，“先前的憎

恶和冷冷的污蔑，便同时又进入了心中了。”鲁迅在《过客》中的探讨就是将“意志对境”抽离出去的情况。过客自身要摒弃对于“走”对“认同”，因为在意志层面上，“认同”与“不认同”都是权力被意志遮蔽的阶段。一旦意志被权力遮蔽，就失去了“感觉的完整性”，这正是鲁迅在评价介绍芥川龙之介的序言中所说的“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

既然否定了家将行为的因果关系，那将他的行动原点理解为“为了处理自己的情绪”也未尝不可。如果说家将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处理对自己的“认同感”，那接下来夺取老妪的衣服则是因为对自己的怀疑，以及“被揭穿”时对自己的不认同。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些权力之间没有对立关系，他们的根本具有一样的性质，只不过因为对境不同则显现的表象不同。对自己的认同或者不认同在自身这一单极视点来看并没有对立的可能。老妪说自己在这里拔死人的头发虽然是恶事，但是他们“也是活该的人”，又说“我呢，并不觉得这女人做的是恶的。不做，便要饿死，没法子才做的罢。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觉得是恶事。这也是，不做便要饿死，没法子才做的呵。”这正式家将之前的想法，没想到老妪竟如此轻松的说了出来，老妪的话刺激家将“生出一种勇气来，这正是这人先前在门下所缺的勇气。而且和先前跳到这门上，来捉老妪的勇气，又完全是向对方面发动的勇气了。”，如果说之前的勇气源于“认同”自己，那这次的勇气就源于“否定”和“怀疑”自己，他终于不得不直面了自己先前的想法。在老妪这个恶的对境面前，自己先先生出的做强盗的想法毫无疑问的“被判定”为恶。这样一个被揭穿，被暴露的瞬间，使权力再一次积聚。所以“从这时候的这人的心情说，所谓饿死之类的事，已经逐出在意识之外，几乎是不能想到的了。”，抢走老妪的衣服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是为了释放自己“被判定为恶”的情绪，所以此时的行为是不是强盗，自然也不会在家将的考虑之中。家将以后是否还会做出类似的强盗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因为没有了老妪这个恶的对境，当独自面对生存问题时，善恶的边界就又模糊起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将处于意志和瞬间权力永恒的“斗争”中。这里将自己做为行动的原点，而非他者。他者只是自我意志的一个映射对境，也就是说，他者的性质、形态在权力转变为意志的瞬间都无关紧要了。

《罗生门》中的这个建筑——罗生门——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外化，《广辞苑》中说，罗生门在《今昔物语》中指的是“罗城门”它是日本京都平安京中央通往南北的朱雀大道上南端的一个城门。“城门”是一个城的入口，如果把城池视为一座大的居室，那么，城门也就起着门的作用，只不过这个“门”因为放大的缘故，在空间上赫然醒目，通过这个门也能体现出时间的流逝，所以，这个“门”变得更具有三维特质。在日本，鸟居（とりい）一般作为神社的大门，但是鸟居的周围没有实体的墙去连接，只是一个简单的门框，类似中国的牌坊、牌楼，比如，富士山山顶的终点之前也有一个鸟居。鸟居和牌坊做为“门”的一个符号，与日常的“门”相比，都没有使用、实用意义，它是一种象征的存在，一种概念上的强调。这种对“门”对“放大”与“抽象”是对“跨越之际”对停留和思考，这是对“现在”的思考，“现在”有着它的特殊性，因为它既不能向前也不能向后，过去和未来对它来说都是狩猎者。如果说这扇门是权力，那么，它的四周就都是意志，它只有孤身伫立于门下时，才能被清晰的看到，但是由于意志的捕捉，它的伫立总是格外短暂，甚至不被觉察，但是它仍然对意志的发动起着原点的作用。《过客》的开篇也提到了“门”，“一间小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在以往的解读中，老翁被当作曾经的过客，因为他建议过客停下，“我像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吧，像我似的”，老翁所在的“门”自然也就和过客所走的“路”形成了对比，以往的解读将老翁“视为停下的过客”，把土屋和门看做是“走”的对立面，但是从权力和意志的层面来看，过客不断的在强调“走”，“走”作为意志，始终保持在一种相当强烈的状态，这与过客想要踏上的“不

为走而走的路”几乎是相悖而驰。过客忘却了自己的来处、去处、姓名，却始终忘不掉“走”，那么“路”就变为他的负担与枷锁，将他困在这圆环里。从老翁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对过客的状态十分了解，他也曾经历过这一切，那他的停留是否意味着栖居于权力的尝试，逃开意志的控制。

二、“走”不出的“意志之路”

《罗生门》中家将的犹疑心理既有单纯的权力阶段，也有权力被意志遮蔽的阶段。但是家将是作为一个“不自觉”的个体被描写的，也就是说他无法意识到自己处于权力阶段才使这一状态得以保持。然而过客不同，过客是一个“自觉”的个体，他知道自己要完成的是“无目的的出走”，但是正是这样的“自觉”让“无目的的出走”变成了悖论。暂时抛开“老翁”和“过客”这两者的名相，就会发现，其实是过客更像一个停下来的人，他虽然在走，但总是“停在走中”。过客说自己没有来处，但是却记得自己厌恶的是什么。这样的“记得”对过客来说似乎也应该忘却。过客说不愿“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框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身去！”。他甄别自己不要的，但是不能确定自己想要的，因为有了这一点“所求”，他的“忘记出走”其实无法成立。所以他甚至拒绝“姓名”，“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然而，过客是否真的能实施“不以出走为目的的出走”。在他与老翁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愿意休息”但是“不能”，仍觉得还是走好。“以出走为目的的出走”和过客厌恶的“以道德为目的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可是他却一直在提醒自己要“走”。所以，过客所走的“痕迹”始终伴随着称为“路”的风险，路与痕迹的一个区别就在于痕迹不能重复，重复的多了就成了路。“走的权力”和“走的意志”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悖论。“万物中可能跑动者，难道不是已经跑过这条路了吗？万物中可能发生者，难道不是已经发生过了、做过了、跑过去了吗？”。

过客与小女孩和老翁的对话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三个人关于“前面”的判定。过客向老翁询问“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老翁说前面是坟，小女孩说前面有很多野百合，野蔷薇，过客说，“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过客即认同老翁的说法，也认同小女孩的说法，可见过客是去过那里的。小女孩起初看到过客很好奇，想“看一看”，而老翁却说他是“太阳下去之后出现的东西，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小女孩以为过客是个乞丐，老翁却“不见得吧”，在老翁看来，过客或许是“鬼魂”一般的存在，而且大抵之前见到过，所以才催促小女孩进去。可是从他们三人的对话来看，过客不记得老翁和小女孩，小女孩也没有见过过客，只有老翁第一眼便“识别”出过客是“太阳下去之后出现的东西”。从这一点来看，过客很有可能以前就来过这里。过客忘记了除了“走”以外的一切，他与老翁的对话中，不断提醒自己“要走”，“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不行，我还是走的好”，“是的，还是走好”。“忘记”是过客认为可以走出这个悖论的方法，让“走”停留在权力的延续中而不被意志遮蔽，然而这样掩耳盗铃的作法又怎么能“走的意志”取消它本身。“遗忘并非无或只是记忆的阙失，遗忘是曾在状态固有的一种‘积极的’绽出样式。遗忘这种绽出（放浪）（Entruecken）具有如下性质：封闭着自己本身而在最本己的曾在面前放溜（Ausruecken），其情形是：这种在…面前放溜以绽出方式封闭着它在其面前放溜的东西，并从而一道封闭着自己本身。忘却作为非本真的曾在状态于是就与被抛的本己存在取得联系；忘却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的时间性意义：我首先与通常按照这种存

在方式而是曾在的。只有基于这一遗忘才能眷留于有所操劳有所期备的当前化，亦即眷留于非此在式的、从周围世界来照面的存在者。与这种眷留相应的是一种不眷留，它表现为派生意义上的‘遗忘’。”，遗忘是为了在最本己的曾在面前逃跑，过客的遗忘是为了“走”的当前化，也就是说过客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为了走而走”，他需要“走”作为“此在”，而非“存在者”。然而他眷留于“走”的这个存在者，这样的眷留也显然违背了他的初衷。过客的“遗忘”与家将的“恐惧”、“好奇”相比，是对“意志对境”的不眷留。如果说“好奇”和“恐惧”是权力的旺盛的状态，那么“遗忘”则是权力的涣散状态，避免权力的操劳与审视。

如果把“路”与“门”视为名相上的颠倒。老翁似乎没有过客对“走”的眷留，“门”作为过客出走之路上一个缺口，形成了一个阻断，此时的老翁与过客的身份也发生颠倒，读者知道过客要继续走，但对老翁一无所知。老翁显然是个先行者，然而，老翁从来没有说过在这里永远的住下去，只是说在这里休息，“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罢，像我似的”，这个“休息”不能理解为永远的停滞，过客认为老翁“大约久住在这里”，然而与困于“出走”的过客相比，老翁似乎并没有被“土屋”困住，反而是过客，像一个困在“路”上的人，为了停下需要一个借口，所以说“老丈，我实在冒昧，我想在你那里讨一杯水喝。我走得渴极了。这地方又没有池塘，一个水洼。”，“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罢。今天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缘故吧。”，老翁则能看穿过客的心态说“那也未必”，过客不愿意承认“走”已经成为了他的“意志”或者说是“欲望”。他需要“借口”才能停下。老翁的“休息”或许是在尝试与曾经“出走”的意志和解，虽然意志无法挣脱它自身，即使走向它的反面，就像“休息”将“出走”从它自身的挣扎中拉出来，可是老翁的休息的现在为“走”的瞬间权力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至少比过客要更接近“走”，或者说“已经毁灭的老翁”和“正在创造的过客”是“自我圆周之路”的首尾两端。毁灭趋近创造，创造走向毁灭，因为“你的道路要经过你自己和那七个魔鬼！你将成为你自己的异教徒、巫婆、占卜者、蠢材、怀疑者、非神圣者和恶棍。你必须意愿在你自己的火焰中焚烧：如若你没有先化为灰烬，你怎能新生。”，所以意志主体要同时承担审判者、善者、恶者的角色，然而这样矛盾的意志主体又怎么能完成“自我救赎”。《过客》中的小女孩是最接近“瞬间权力”的一个存在。小女孩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的瞬间权力，她与老翁和过客相比，虽然处于不明所以的状态，但是没有被意志禁锢。虽然她没有提到“走”或者“休息”，但她似乎才是一个“行走中”的角色。

《过客》中的“门”与《罗生门》中的“门”在权力与意志的层面来看，都作为“瞬间权力”的外化，象征着一种打开的、可能的、未知的状态。芥川龙之介更注重表现权力的方面，而鲁迅则善于表述意志的悖论性。《过客》中的“路”更像是意志的外化，“路”之所以被从地面空间上划分出来，是因为它有自己方向而且自身明确。过客本来想追求的是“门”的境界，但是得到的却是“路”，权力在不经意间就被意志所遮蔽，权力的混沌和力量在不被觉察时才能遥远的现身。

注

- 1) 夏明钊编，民族英魂——名人笔下的鲁迅 鲁迅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8 年版，第 22 页。
- 2) 芥川龙之介著，宋再新，杨伟译，芥川龙之介全集 第二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22 页。
- 3)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0 页。
- 4)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9 页。
- 5) 尼采著、孙周兴译，权力意志：全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23 页。
- 6)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0 页。
- 7)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0 页。
- 8)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海德格尔文集·尼采：全 2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20 页。

- 9)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 海德格尔文集·尼采:全2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21 页。
- 10)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 海德格尔文集·尼采:全2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21 页。
- 11) 尼采著、孙周兴译, 权力意志:全二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第 31-32 页。
- 12)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1 页。
- 13) 海德格尔著, 陈嘉映、王庆节译, 存在与时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178 页
- 14)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1 页。
- 15) 海德格尔著, 陈嘉映、王庆节译, 存在与时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215 页
- 16)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1 页。
- 17)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1 页。
- 18)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2 页。
- 19)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2 页。
- 20) 尼采著、孙周兴译, 权力意志:全二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第 159 页。
- 21)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2-93 页。
- 22)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00 页。
- 23)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3 页。
- 24)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3 页。
- 25)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3 页。
- 26) 芥川龙之介著、鲁迅译, 鲁迅译文全集·第二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93 页。
- 27)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3 页。
- 28)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6 页。
- 29)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6 页。
- 30)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4 页
- 31) 尼采著, 孙周兴译, 尼采著作全集·第四卷,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第 249 页。
- 32)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5 页。
- 33)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5 页。
- 34)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4 页。
- 35)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4 页。
- 36)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4 页。
- 37)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6 页。
- 38)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7 页。
- 39)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8 页。
- 40) 海德格尔著, 陈嘉映、王庆节译, 存在与时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 第 412 页。
- 41)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6 页。
- 42)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5 页。
- 43)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4 页。
- 44)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6 页。
- 45) 鲁迅著, 鲁迅全集·第二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6 页。
- 46) 尼采著, 孙周兴译, 尼采著作全集·第四卷,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 第 96 页。